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八面鋒

目錄

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一

八面鋒目録　　類書類

卷一

至言若迂有益於國

興大利者不計小害

陰去其弊則怨不生

工於所察遺於所玩

示人以法不若以意

卷二

卷三

兼才則隨所遇而能

不習不能不久不精

法以治民不貴乎擾

令有不便則亦可收

將有所奪必有所予

用法公平則人無怨

法舉其畧吏制其詳

繩下嚴則人不敢盡

小有所屈大有所伸

易成之效亦易以敗

卷六

事要其終知人用心

議論不一理未嘗異

法廢則人得肆其情

任用不可使人取必

卷七

諫因其明處乃能入

救弊毋為目前之計

天下之事不能兩全

利在一時害在萬世

致治非難保治為難

卷八

用重刑者懼人之玩

法無善惡在人所用

行事雖同心術則異
才與法合不患其密
不以或然而廢常然
事有出於法度之外
善念無力則爲惡勝
不以小節傷國紀綱
士量力而趨於其事
不可爲而爲之則凶

卷九

剛強生於柔弱之餘

吏愛民則民亦愛吏

公私兩便則為良法

治世之災皆為祥瑞

用人不可倉卒責成

法本便民反以害民

良法多以權貴而沮

卷十

書生太高公卿太卑

卷十一

無事時當預求人才

用人要當自有所見

使人速得為善之利

不可以成敗論人物

民心以先入者為主

事不足撓為不足憂

不可以一節而棄士

宰相得人則百官正

因事而納君於善道

事變常出於所不憂

為天下者使後可繼

卷十三

善治者無赫赫之功

天下之弊自上啟之

人君求治不可太銳
從事其小而忘其大
為治當先立其在我
為治不可以有所懲

臣等謹案八面鋒十三卷原本不著撰人名氏卷末有明弘治癸亥都穆跋謂宋時嘗有版刻第云永嘉先生孜陳傅良葉適當時皆稱永嘉先生相傳此為傅良所撰或曰葉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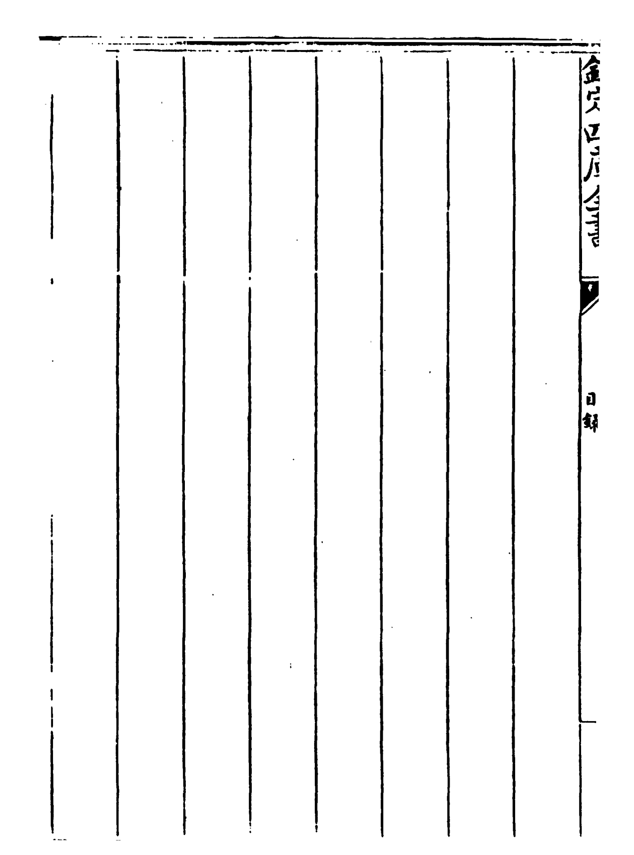
為之今觀其間多傅良平日之語其為陳氏無疑云云案宋史本傳載傅良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傳左氏章指行于世獨不載此書其為果出傅良與否別無顯證然觀其第二卷中稱今之勸農不必責于江浙而當責于兩淮大江以北黃茅白葦薈蔚盈目又稱太上皇朝隅官為民害太上皇毅然罷之第三卷稱國朝熈寧中則固確然為南宋書其曾

桓不作鲁威犯欽宗諱魏徵不作魏證犯仁宗嫌名蓋明人重刋所改也其書凡提綱九十有三每綱又各有子目皆預擬程試答策之用非欲著書故不署名耳宋人好持議論亦一代之風尚而要其大㫖不失醇正永嘉之學倡自吕祖謙和以葉適及傅良遂于南宋諸儒别為一派朱子頗以涉于事功為疑然事功主于經世功利主于自私二者似一

而實二聖人之道有體有用亦顧其事功何如未可以其末流遂全斥永嘉為俗學也是編雖科舉之書專言時務亦何嘗涉申韓商孔之術正可見其宗尚之未嘗不正矣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八面鋒卷一

宋 陳傅良 撰

至言若迂有益於國

生財 圖治 養士 論戰

仁人之言其始若迂闊而不可行及要其終而究其所成則夫取利多而終以無獘者無有能過其說故夫子之於衛嘗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有若之於魯嘗欲以

徹而魯君非之矣夫衛之亂若非正名之所能理而魯之飢若非徹之所能捄然而欲無飢與亂則莫若此二者何者其取利也遠故取之多而民不知其致力也深故政不暴而事有漸

國家當以匱財為常勿以乏用為懲當以養財為急勿以聚財為意優游以當之暇裕以待之節用以為之先通濟以為之權崇本以為之政謹察州縣以為之紀綱賑恤災害以為之左右愚非為是長者之言不急之說

事理之極至葢如此也昔劉晏之在唐號為善理財者

而晏之言曰户口滋多賦税自廣觀晏之言不啻不知

為利正當傾倒坐困耳然財非天雨鬼輸不厚其所出

而厚其所取其末不可繼此理固無難曉者晏之言若

緩而切若迂而直若費而優不能使人不悠悠於此爾

至於錢流地上報政無留然後前日之所謂悠悠者於

此始決然矣

梁惠王以利國問孟子而孟子對以仁義曹劌以戰問

魯莊公而莊公對以聽獄夫仁義非所以為利而聽獄亦非所以為戰古之君臣雖若迂闊而不切於事情也然天下之理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彼以利而責望民則民散而為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矣孟子之言非有見於斯乎獄死地也戰亦死地也人之在縲絏之中錙銖之施視若金石毛髮之惠視若丘山使君臨一國者小大之獄皆必用情有哀矜之意而無喜怒之私則是昔之居死地者嘗受其賜今安得不赴

死地以答其賜哉民既樂為之死則陷堅却敵特餘事耳莊公之言非有見於斯乎　班超不擾事見後

衛之亂而孔子正名秦楚交兵而孟子言義葢非正名不能已亂非言義不能息兵故也

興大利者不計小害

冗官　冗兵　郊賞　入粟　習射　用兵

水利　民兵

天下之患莫大於逆其所不可為而止以其可為而為

之庶乎其有成也逆其不可為而止則天下無可成之功矣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亦無時而可矣聖人之舉事也利一而害十有所不忍為利十而害一當有所必為利害之相當有所不能為以其害之相當雖得其利而其為害亦足以償矣不若安於無事之為愈也

漢高帝捐黃金四萬斤與陳平以間楚之君臣既而項王果疑范增而增謝病以去向使高帝計一時之小費

而有所愛於平則楚之君臣何至於相疑乎漢景帝從周亞夫之計以梁委吳而不顧其母弟之親既而吳楚之兵盡銳於梁而亞夫得以破七國向使景帝顧區區之私愛而有所顧於梁則七國之鋒何為而可挫乎諸郡棹卒多費糧穀吳漢欲罷之而光武卒從岑彭之請而不遺益蜀之功苟可以是集則糧穀不足較也出內庫百五十萬緡以賜魏博左右以為與之太多而憲宗卒從李絳之言而不吝益魏博六州之心苟可以是結

則府庫不足計也若夫楚子重伐吳而克鳩畏吳報楚而取駕君子以為所獲不如所亡則子重不為可也漢武帝捕虜斬首征伐四克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君子以為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則武帝不為可也夫去猛虎之為害者焚山而不顧野人之菽粟去蛟蚖之為患者斷流而不顧漁人之網罟天下之事其所利者大則其所害者小固有國者之樂為也趙欲以長安君質齊太后不可大臣強諫太后益怒左師觸龍以其

王趙之福一說而行之是王趙之利大而質齊之辱不足計也漢高皇捐黄金數萬斤與陳平以間楚惑其所為不問出入而楚之君臣卒以相疑而至於亡是亡楚之利大則黄金之費不足愛也

忍棄其所不可棄者必有其不可棄者也刃在頭目斷指不顧病在心腹灼膚不辭彼豈以為不足愛而棄之哉是必有其不可棄者而奪其愛也

陰去其獘則怨不生

勸農　限田　任子　郊賞　冗官　堅兵

守遠　奔競

人有常言天下之事苟有當於理雖拂乎人情勿䘏也吾則非之曰事雖當於理而情則拂乎人而事不能以終濟莫若陰有以去之使人由之而不知而怨亂不作之為愈也漢人不力農使之力農未必樂也惟鼂錯以為不若使之入粟者賜爵則農自勸楚人不事蠶使之事蠶未必樂也惟高郁以為不若使之輸税者以帛而

代錢則盤自勸諸侯之疆大削之則必變也而賈誼以為分王其子弟則有以悅其心而其勢自弱荒遠之屯

敵至則棄而走陸贄以為募士使居焉則人當自為戰

夫天下之弊貴乎陰有以去之則事無有不濟者矣

工於所察遺於所玩

榷酤　任子　度牒　省官　敦俗　異端　農桑

士大夫之有為於斯世未嘗不為去弊之說而多至於

遺其耳目之所玩是以弊之在天下去之雖若甚多而

算計見効茫然如捕風搏影卒不能有益於人之國也
圜坐而議政皆曰官不可不省也而至於任子之弊三
年之郊動以萬計此最為濫官之大者則習以為常而
不怪皆曰俗不可不敦也而至於榷酤之弊倡優媟嫚
耀市而招之此最為傷風敎之甚者則恬然不以為恥
異端皆言不可長而度牒之降則未有能為之言者農
桑皆言不可緩而末作之熾則未有能為之一說如此
等弊士大夫不惟不能言之亦且不自知之耳目習熟

玩以為常不知其源之濁則其流無自而清其表之枉則其影無自而正也

示人以法不若以意

勸農　任官　懲貪　聚斂

田子與隰子登臺南望不言而隰子知其意在於伐宋齊威公謀於臺而口吃而役人知其意在於伐莒曹公下鷄肋之令而楊脩知其意在於退師上之人舉目搖足而天下已知其意之所在是故以法示人不若以意

示人其意在是其法不在是則不令而自行其法在是其意不在是則雖令而不從漢文帝詔書數下歲勸民耕殖而野不加闢至於示敦朴以為天下先而富庶之風自還意之所重無待於法也唐德宗即位用楊炎議作兩稅法新舊色目一切罷之未幾刻剥之令紛然繼出法雖備具意常誅求也人主無不洩之意而容意常在於所向之外天下之人伏其外而窺其中以其洩而得其容是故背人主之所令以陰合其所向天下之情

甚易曉也子之養親也膾炙以為羞禮也蛙蛤以為進非禮也父告子以所膳必曰膾炙而不曰蛙蛤也然退而察其親則蛙蛤之為嗜為子者何憚而不進之以蛙蛤哉夫父曰膾炙而子曰蛙蛤曷為不以其所命而以其所不命耶葢其所命者飾也其所不命者真也

齊威公謀於臺而口吃人知其伐莒揖朝而遜人知其擇術任官之道示之以法不若示之以意其法是也其意非也雖重而亦輕其意是也其法非也雖輕而亦重

且學士之任未爲崇貴也唐太宗一貴尚之而天下之人歆豔羨美往往指爲登瀛洲者非重其官也重其意也師儒之官學者之指南也魚朝恩一升講座而縉紳名流恥與之列往往以横經講道爲鄙非輕其官輕其意也

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口行相返而欲賢者之至不亦難乎

法令之行當自近始

抑奔競　懲貪吏　戒聚斂　禁侈靡

蘇文忠公厲法禁之說曰聖人之制刑知天下之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罷隨之是以下之為不善者知其無有不罰也至哉斯言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自古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能擊天下之

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至于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為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于疏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亦舜之術也

商鞅欲變秦法而不赦公孫賈之貴幸趙武靈王欲行胡服而不恤公子成之異議趙奢欲收租稅雖平原君之貴殺其用事者九人

方今馭吏之難莫難於贓吏葢朝廷亦求所以禁之矣而未嘗得所以禁之之方寛以養其廉則嘗狃工之寛而不知畏繩之以法則慮其怨而不服抑將何以處也愚以謂用寛不如用度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贓可盡禁也夫何故天下之所以服者常生於不偏而其不服也常起於不平孟子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已不正而正諸人父不能以行其子況正天下而不出於正者誰也豈非朝廷之大

吏耶大吏而不正不正而法不行矣至於舉法以禁小吏宜其怨而不服矣昔陸宣公之秉政至於藩鎮之鞾鞭亦確不受雖德宗諭之而不奉詔以為鞾鞭之一弊必至於金玉則令之大吏省卒徒自給者恬不知禁而箱篚之大於鞾鞭者亦熟視而不問此何理哉大吏不正而責小吏法畧於上而詳於下天下之不服固也

大體立則不恤小弊

用嚴　取士　役法　茶鹽　勅令

合抱之木不能無數寸之朽徑寸之珠不能無微纇之嫌良法之在天下吾固知其不能無小弊也惟其大體既正則小弊有所不足慮矣是故夏道尊命商人尊神周人尊禮而當時不文之弊三代卒不以是而廢其所尊夏政尚忠商政尚質周政尚文而當時以野以鬼以僿之弊三代亦不以是而變其所尚誠以其大體既正則微疵小害雖時有之亦埶之所不免也漢文帝除肉

刑定答法而或者議其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是不知文帝之大體也宣帝樞機周密綜核名實而或者議其王成之賞趙葢楊韓之誅是不知宣帝之大體也天之春溫而秋凜春豈無一日之寒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體而已

傳曰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管仲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韓子曰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左氏之所謂本管仲之所謂維韓氏之所謂

脉吾之所謂體也固其本張其維壽其脉大體立矣區區之小弊不足深慮也

唐世之法大抵嚴於治人臣而簡於人主之身徧於四境而不及乎其家州閭鄉井斷斷然施之實政而宗廟朝廷之上所謂禮樂者皆虛文也當是時坊團有伍而閨門無政古人制度宜不如此上下以相維而父子夫婦不足保古人紀綱宜不如此

世業　府兵　租庸調　省府　藩鎮

周人之大不若邾莒存於戰國相呑噬之間殆數百年獨立於既弱之後雖秦楚三晉之彊猶有所畏而不敢動秦之彊加於吳越不二世而匹夫荷梃奪之曾不若周人既弱之後

唐贊曰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起者歟雖其有治有亂或絶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漢承秦後民始息肩蕭何作畫一之法曹參載清淨之
說後之議者謂參幸當與民更始之際不能立法度興
禮樂為漢建長久之計不知秦咢沸亂息薪為策秦病
煩熱安形為務漢治之大體正在於清淨不擾撫摩其
痛痒勞來其呻吟與之相生養之具假其歲月以極其
涵養之功而返忠厚渾朴之氣如斯而已必欲從事於
區區之獘如漢儒所謂改正朔易服色定歷數協音律
作詩書建封禪果足以救當時之瘡痍凋瘵輕浮鍥薄

之習乎以文帝之聖豈不足於建立奏更法令循於苟且請興禮樂謙遜未遑方且鎮之以淵默示之以敦朴守之以木强敦厚之吏雖稽古禮文之事缺然亦畧不以為意豈不曰漢家制度雖云未具而大體不可亂耶

八面鋒卷一

八面鋒卷二

宋　陳傅良　撰

以勢處事以術輔勢

水利　屯田　勸農　用兵　治體

處天下之事不可以不因其勢輔天下之勢不可以不用其術漢文帝之治尚寬文帝之勢也至於殺使者而必誅差首虜而必治盜環欲致之族犯蹕欲棄之市此

又輔寛之術也漢宣帝之治尚嚴宣帝之勢也至於務行寛大之詔酷惡爲賢之責黄霸以寛而見擢延年以嚴而見誅此又輔嚴之術也居文帝之時而爲宣帝之嚴居宣帝之時而爲文帝之寛是之謂不審勢有文帝之寛而不輔之以宣帝之嚴有宣帝之嚴而不濟之以文帝之寛是之謂不得術

昔晁錯言兵事於文帝之時其説曰山林積石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車騎十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此

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可前可後此長㦸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是說也用兵之勢也又曰兵不全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是說也輔勢之術也用兵而不察其勢固不足以取勝察勢而不輔之以其術則亦有敗而已豈惟用兵凡天下之事莫不盡然今之屯田不可行於內地而可行於遠地今之勸農不必責於江淛而

當責於兩淮勢也屯田既行於遠地勸農既責於兩淮而又當得牧民禦衆之才以盡其規畫措置之方術也益自江而南井邑相望所謂閑田曠土益無幾也是田有所不可屯農有所不必勸又將何施焉施之既得其勢而行之又不可以無術具其室廬治其錢鎛假貸其糧食免寛其租賦授之以種殖之法率之以勸課之政以如是之術濟如是之勢則砂礫之塲化為膏腴荆棘之叢變為桑麻可指日而俟也不然徒講其政不察其

勢是猶於步兵之地而用車騎於弓弩之地而用長戟徒察其勢而不得其術是猶士卒之不服習器械之不精利農之實效終無時而可見也昔韓延壽守馮翊不勸農龔遂守渤海則勸農若延壽龔遂可謂審其勢者也勸課農桑出入阡陌教令種殖至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若遂則又可謂得其術者也至於大江以北黄茅白葦薈蔚盈目蒼烟白露瀰漫百里不於此而屯田不於此而勸農

不以小利傷國大體

鬻爵　度牒　楮幣　青苗　贖罪

為大者不屑於其細而事之非甚迫者君子不枉巳以從之也今夫千金之家雖其甚欲必不屑為販負之所為詩禮之儒雖其甚窶終不敢鬻先世之圖籍何者所傷者大也是以計天下者當不顧區區之小利而深防乎廉隅之際可也昔鼂錯說漢文帝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免罪夫工之獲利以佐國也下之脫

禍以省刑也一舉而二利從至便也而識者毎不可曰長惡而傷死也儒者之論大抵迂闊而不切時變然使稍知體者觀之慮其終稽其獘則寧不食而死無寧貿貿然以自饜也今天下所可慮者循一切而忘大體也溗湎者先王所禁今反勸焉賤穀粟之養盛醪醴之設白晝大都之中列倡優具幄帟耀市人而招之曰吾酒爾吾色爾此甚可愧也負乘者聖人所戒今反誘焉閭巷之子儈賈俠商輕剽以射什一之利輩流所不齒國

家捐告身而委之曰吾官爾吾禄爾此甚可惜也問其然曰利之也豈惟是哉度牒數萬以耗天下錢穀之人耳滋異端耗生齒不恤也楮數寸以勸無有歲月之智耳長妄偽濫桎梏不顧也夫伐冰之家不與民爭利而詭遇以獲禽一藝者之所羞為至於朝廷獨安為之既務其細而忘其大則以其不知體也神宗熈寧間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司馬温公與李覺王珪王安石同對温公言救災節用宜

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衮辭賜饌時議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位而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令急務也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溫公語曰臣非謂令日得兩府郊賞能富國也欲陛下以此為裁省之始耳且陛下强裁省之則失體令臣以河北災傷自求省郊賚從其所請以成其美何傷體之有

裴匪舒奏馬苑之利劉仁軌以非嘉名而止之

唐宇文融括客户事凡得客户田八十餘萬歲入數百萬緡其利非不厚矣而楊瑒以為不可張説常引大體廷爭事見宇文融傳

蕭望之傳載張敞上書令有罪者入穀以備邊望之不可云云事竟罷

使人之畏不若使愧

抑奔競　戒貪吏

使人有所畏不若使人有所愧葢有所愧則不忍欺而
有所畏則不敢欺人之情迫於畏而不敢欺者不得已
也得已則復自若也且法令以格其前刑罰以督其後
此人君之所可畏也然法令有時而窮刑罰有時而不
及天下於其所窮所不及之處要當保其無窮邪故夫
人君所恃以革天下者惟曰愧其心可也閭巷少年終
日袒裼而奮呼過衣冠揖遜之君子則未有不逡巡而
卻退獵夫之勇彎弧挾矢以馳騁於山林過浮屠老子

之宫則斂袵肅容而委蛇於其側孰謂士大夫風俗之
獘而獨無愧之之術乎令天下之所甚病者在於士夫
之奔競而官吏之貪墨也吾以謂奔競不必抑要先於
奬恬退貪墨不必懲要先於崇廉恥夫仁義之性著在
人心末流之獘生於人欲彼方冒昧乎利達之塗顛𡨚
乎富貴之境而吾惟恬退之是奬廉恥之是崇追巢許
於上古追夷齊於中古則端靜之餘聲峻潔之末觀皆
足以激頹風而警流俗豈必日抑之懲之而後可革乎

入遜畔遜路之境而虞芮之爭以息聞餓于首陽之風而頑夫之貪以廉名義之足以愧人心也如此古之治天下者有使其人不忍欺有不敢欺而又有不能欺若漢之文帝是不忍欺者也武帝不敢欺者也宣帝不能欺者也然不忍者出於其誠而不敢欺者與夫不能欺者特其威與察而已威與察之用有時而窮則不欺之心亦與之為有窮誠之用無時而盡則不欺之心亦與之為無盡吾觀文帝天資長者允恭淵默見於躬行之

際不明不德形於詔旨之辭其所以尚忠厚崇名義者如護元氣如保赤子卒能激流俗而起愧心吏不深刻俗不告訐自愛重而惡犯法務寬厚而恥過失康平醇謹之吏彬彬然盛於當時非其至誠不息不忍欺之明效大驗歟若夫武宣則不然殺戮非不憭明察非不至然宮闈之嚴或者逆節猶露宗廟之敬或者包藏禍心此非臣子之所忍為而為之況其他乎威有所不至察有所不及彼其欺者未嘗不自若也嗚呼武帝刑政

滿天下而不能禁惡逆於廟堂之上文帝至誠在方寸而朴厚忠實之風形見於一時之久治天下者亦何貴夫斯人之不敢欺與不能欺耶

敦俗論曰漢之文帝承秦之餘舊染猶在文帝一以君子長者待之鎮之以淵默示之以敦朴行之以質木重厚之人此其久也昔之告訐無行與訐語無親者人人自重恥言人過失漢之治蕩然與泰和同風乃知書可焚儒可坑是古者可禁而為民生厚者不銷鑠也

爲治勿使人窺其迹

寬嚴　抑彊　扶弱

人君之治天下使人愛之畏之而其術不窮要必有不測之恩威行乎其間可也夫爲人主而使人可名以恩可指以威愛之或不畏畏之或不愛則其術窮其術窮則治亦窮亦知夫天乎雨露以爲恩而有不測之雷霆雷霆以爲威而有不測之雨露使夫雷霆者日轟轟焉以求夫潛伏廢墜者而擊之則人不之畏矣使夫雨露

者曰瀼瀼焉以求夫生殖繁息者而澤之則人不之德矣惟其術之不測此天下所以鼓舞安於造化而不自知也為人主者其威雷霆其恩雨露皆出於不測之間則人之視之者若可愛又若可畏其道神矣其道神則其治更出於無窮是故不必多殺之為嚴殺一人亦嚴也不必斗授尺賜之為惠而政令辭色皆惠也賢哉漢之文宣光武肅宗也文帝肅宗天資仁柔者也宣帝光武天資剛明者也惟其出於天資故人皆得以指其偏

者而後定可以指定則可窺矣而四君者不可窺也薄昭文帝舅也竇憲肅宗椒房之懿也當時薄太后惟一弟且素號長者而憲亦著功西域二人之於周禮議賢議能皆在所優容者昭殺一漢使文帝遽命羣臣往哭之必寘之死憲一奪沁園肅宗遽以胡雛腐鼠目之雖僅以免死而陰馬諸族皆巳屏氣股慄壯哉仁者之勇乎天下其孰敢以文帝肅宗為一於仁柔也哉寬大詔則下之廷尉平則立之是天下固不敢以宣帝為一於刑

名也勑馮異以安集語諸母以直柔天下亦不敢以光武為一於剛斷也夫如是則其恩也其威也特平定也天下不知其所以為恩為威則怠者勸懦者立姦者懷遠者服嗚呼四君之治所以獨優於七制者其以此歟若乃元帝之優游不斷卒衰孝宣之業顯宗苛察為明而親以杖撞郎此皆一於剛柔誠不足與之埒也

方歲之成春乾坤之晏溫動殖之寧止豈不可樂哉而一坐談笑未竟之間或失色於迅雷之驟驚慘者舒伏

者奮句者達天地造化之政令發於頃刻而遍於四海莫敢或玩而為之者變而聳聳而齊之也

處利害外則所言公

薦舉　任子　奔競

抱甕而知輕重者必在甕外望室而知高下者必在室外處當世而知當世之利害必在利害之外也夫天下利害不難知也人能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下不為利所怵者類能言之至其自處於名利之間則公議

迫於私情國謀奪於身計而利害之實亂矣且天下之利害與一己之利害孰大孰細孰輕孰重而一為名利所動則知有一己之利害而不知有天下之利害言用兵者但知成功之為貪而不知勝負之有係於國也言財穀者但知多積之為夸而不知聚斂之有害於民也茍求便於一己而不暇恤其當否之如何此士大夫之為通患而古今之所同然也昔鄒忌之貌不如徐公之美問於其妻曰徐公何能及公也已而問其妾曰徐公何

能及公也已而問其客曰徐君不若公之美也既見徐公熟視以為不及窺鑑而自視則誠不如乃曰妻之美我者愛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有求於我也士大夫之言利害得無類是乎

六太息之書不出於漢廷之諸老而陳于雒陽之年少三十字之獻不見於唐室之公卿而見於晉州之男子

晉州男子見元載傳

昔石勒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

法當失何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夫以漢高之智豈不及石勒哉高祖處利害之中故其智昏石勒處利害之外故其智明也

八面鋒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八面鋒卷三

宋　陳傅良　撰

兼才則隨所遇而能

文武全材　四科取士　權攝　省官

昔者禹有功於水土也然禹之功不在於此而遇於此也使必以禹之賢不外是則其所能者不亦畢乎稷固有功於播種也然稷之所施不在於此而遇於此也使

必以稷之所施盡於是則其所以及人者不亦陋乎伊尹之才該於所學故天下未定伐夏救民則身之天命所歸相與扶持而協贊則亦身之伊尹之學其初未期伐夏用也時乎伐夏則以除殘而已不伐夏則伊尹之學果無可施乎周公之才亦該於所學故三監作難舉兵而東征則為之淮夷既平而持盈守成則為之周公之學其初未言為東征計也時乎東征則以之平暴亂而已不東征則周公之學果無所為乎若夫後世之人

則不然裨諶之智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孟公綽之賢優於為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黄霸之才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功名損於治郡時薛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及居相位以苛察失名彼其才則誠有限而其器則誠有極也强其所不能冒而為之則亦敗事而已

不習不能不久不精

車戰　習射　民兵　屯田　水戰

人皆曰居今而效古誠難也愚則曰居今而效古要之以目前誠難也要之以持久不難也何者天下之事不習則不能不久則不精齊楚之異音求其同焉固難也然居於莊嶽數年雖日撻而求楚語不可得者習之而久也胡越之同聲求其異焉固難也然長而成俗雖至死而不相違者習之而久也惟技也亦然庖丁之解牛也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十九年之後刀刃若新發硎非習於解之之久乎紀昌之視虱也數月之間始浸大

焉三年之後如車輪焉非習於視之之久乎事之在天下大抵然也所患者其不能持之以至誠待之以歲月爾孰謂士大夫之習射兵之寓農有不可施於今日耶抑嘗以鄉兵水戰之事而觀之三丁擇一蠲其租賦閑月習射歲終大校李抱真施之於澤潞比三年而皆為精兵北人固不閑於南方之水也然造戰船數百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世宗行之於周而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然則士大夫之射兵之寓農誠使講而習

之習而久之三代鄉射之法井田郊遂之制可復見於今日也

法以治民不貴乎擾

文科

詳於法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術者有術中之隱慝藥所以治病也用藥已過則藥之所病甚於未藥耘所以治苗也耘之數數則蹂踐之害酷於稂莠凡天下用意過當之事往往舊害未除而新獘復作者其患正在此

爾曹參為齊相避正堂舍蓋公客以治道得清淨之說用以治齊不擾獄市粹然有君子長者之風其為繼蕭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為丞史吏之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者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務掩匿覆蓋之其相業猶治齊也後之議者謂參幸當與民更始之際不能立法度興禮樂為漢建長久之計苟倖其一旦之安而廢其經遠之慮蓋不知參為漢建無窮之基者正此也自春秋戰國以及秦項之

際縱横捭闔之說行而天下之俗浮刑名法家之說勝而天下之俗薄浮薄之風相扇相激而極為秦項之禍大漢之興民始息肩知有生人之樂也如病者出於九死之餘惟當屏絶外事安坐飲食以漸復其已耗之血氣雖未衣冠佩玉進趨揖遜君子固不以為廢禮也漢於斯時當洗滌吾民之瘡痍而撫摩其痛痒勞來其呻吟與之相生養之具假以歲月以極其涵養之功而措之既庶既富養生送死無憾之地不然變畫一而為紛

更取清淨而為煩苛飲淳之牛必欲易之以清淨之水如漢儒所謂改正朔易服色定歴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者果足以救之耶參雖飲酒不事事其所好惡舉措養天下忠厚渾朴之俗以變二三百年輕浮鍥薄之習為慮深矣至於孝文之時告訐之俗易流風篤厚禁罔疏闊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當是時稽古禮文之事缺然未備顧何損於治道也哉後世言治與文景以恭儉厚下之效推其涵養變化之功實參發之也

曹參代蕭何為相屬其後相曰以齊獄為寄慎勿擾也後相者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呑也今若擾姦人安所容乎班超為西域都護後有代之者問策於超超戒以不擾其人以平平笑之卒如超所料

物之生林然㷻然孰吾榮乎孰吾枯乎已然而莫知其然者其性也旦而曝之夜而濡之一日風之二日霖之三之日蕩然矣惟人亦然無攖則寧無拂則全驅之以

刑齊之以政臨之以德而天下之性蕩然矣堯之治天下不舉善不去惡不治小不教大民視堯亦天耳天何心於我哉舜之治天下也必治之而後安雖然猶未始與民相攖也三王之於民如恐赤子之啼而亟乳之至五伯則又鞭朴隨其後也大道何從而行乎唐太宗嘗指殿屋而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創既成勿數改易苟移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揺必有所損

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

令有不便則亦可收

發運　隅官　民兵

世之言曰事善不善特未定耳而令在必行則又有甚不然者漢高祖聞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則稱善及聞張良之言則吐哺而罵唐李綱諫高祖擢用舞胡為五品高祖曰業已授之不可追也而陳嶽之論則以用之而非胡不可追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業雖已授非而可追古之人曷嘗以是而為在位之累哉適足以明

其無我而已

仁宗朝寳行簿為民害仁宗斷然罷之太上皇朝隅官為民害太上皇斷然罷之比年發運司為民害主上亦斷然罷之

將有所奪必有所予

抑遊民　懲貪吏

將有所奪必有所予予之者未至而奪之者先行人情不安也游手可抑也亦不可以盡抑也無田與之耕而

欲閒民之不游手勢不可也故善抑游手者莫若井天下之田也仇餉可責也亦不可以遽責也無粟與之食而欲飢民之不仇餉勢不可也故善責仇餉者莫若足天下之食田一井而天下自爾無游手何用抑歟食一足而天下自爾無仇餉何用責歟縉紳士夫固非齊民之比而人情不甚相遠愚嘗怪今之議者徒知奪之之說而未知予之之說往往今日奏一議欲律天下之貪明日奏一議欲起天下之婾吾恐法外之姦愈生令行而

詐愈起將至於用齊人之冑鑊漢人之碪礩矣孝宣嘗增吏禄矣百石以下則益之百石以上則不增也光武亦嘗增吏禄矣千石以上反減於西京六百石以下乃增於舊秩二君之意豈輕其大而重其小哉誠以大吏禄賜有餘而小吏廪食不給也

王荆公云方今制禄大抵皆薄州縣之吏益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禄欲其無毁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産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

不為則婾墮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彊之心息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士之貧者扶老攜幼千里而就一官禄既薄矣而又州縣之置乏者上官之私怒而不悅者有終歲而不得一金且夫假貸以往也飢寒以居也狼狽以歸也非大賢君子誰能忍爾而曰爾無貪我有法豈理也哉是故莫若均天下利禄使其至遠者如其近者增其寡者如其豐者如此而猶不改則吾之法一用而天下服矣

三代之井田齊之内政唐之府兵與夫口分世業之法當是時不聞有游食宂食之民也今日地少而民多欲耕無田欲蠶無桑欲樵無山欲漁無水欲坐而作無肆欲負而販無市則食于丐食于兵食于倡優食于胥吏食于巫覡食于淫祀之祝食于佛老之使令無疑也彼冒愧而為之活旦莫焉爾矣

用法公平則人無怨

省官　汰兵　限年　任子　用刑

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没齒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廢廖立為民徙之汶山及亮卒而立垂泣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懐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天下其有不服乎

伊尹曰阿衡阿衡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周公曰太宰宰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其和平而已

矣故為重為多者無所德為輕為寡者無所怨衡宰之
上實無心也故古之事君者亦無心而已昔叔向被囚
而祁奚免之叔向不告免也而朝范滂被繫而霍諝理
之滂往候之而不謝嗚呼國之大臣其用心如祁奚霍
諝則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兩忘
也夫周之於商民至矣勸之之辭曰天惟畀矜爾我大
介賚爾懼之之辭曰爾探天之威我致天之罰我豈以
喜怒之私而行乎勸懲之間哉有天存焉吾聽之而已

矣待商民以天不以已意吾心無愧於天亦無愧於人矣

夫商坐肆持權衡而售物銖而銖焉兩而兩焉鈞而鈞焉而不為人交手授物無敢出一語者茍陰合權衡而罔利而所贏者僅若毫髮衆皆怒而棄之也

東坡嘗論榷酤言自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賞或不貲未嘗少縱至私釀終不能絶也周公何以禁之曰周公無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

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責之學乙笞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法舉其畧吏制其詳

銓選 取士 斷獄 治郡

古之治任吏而不任法後之治任法而不任吏古之人非廢法而不用也法舉其畧吏制其詳天下之利害吾知之吾為之上之人不吾禁也惟知要其成而責其効而已故天下之事可否廢置皆制於吏後之人非廢吏

而不用也吏湍天下而以律拘之心知其利而不能以盡為明見其害而不能以盡去尺寸違之則事未及成而以失律報罷聞矣故天下之事可否廢置皆聽於法嗚呼國之有法猶古人之談兵也吏之用法猶今人之用兵也古人之所談者亦舉其大要云耳至於縱横變生出奇制勝則用兵者臨事而為之應如其以古人之所談者而拘之則亦敗事而已管仲之治齊商鞅之治秦舉一國之事而聽其施設焉故其富國彊兵之效亦

有可觀龔遂之守渤海趙充國之降先零舉一方之事而從其便宜焉故其當時便宜之政撫御之畧皆得以濟其所欲任吏而不任法其效如此有天下者其可以無法而拘吏哉

選法之獘其獘在於任法不在任官任法而不任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胥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郎官者據案執筆閉目而書紙尾而已是故令之

注擬於吏部始入官則得簿尉自簿尉而得令丞推而上之則得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雖貪闒者疲懦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與者不之難曰不應格者雖其實賢能廉潔才智皆不得也不得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怨不愧吾事畢矣如募役焉書其産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久近而勞逸之吁一吏而

閲之可盡矣賢不肖愚智何别焉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先使人謂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羡之答曰黄散以下悉委廓猶以為失職遂不拜葢古之吏部雖黄門散騎皆由吏部之選授則當時之為吏部者豈亦止取夫若今之所謂應格者而為黄散邪愚以為今之吏部要當畧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係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亦不失夫銓選之本體而不害

夫法之大意則善矣

八面鋒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八面鋒卷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欽定四庫全書

八面鋒卷四

宋 陳傅良 撰

天下之名生於不足

儒林　循吏　獨行　逸民　忠孝

舉國皆儒則儒者之名不聞為吏皆循則循吏之名不聞士皆純德野無遺賢則獨行逸民之名不聞為子皆孝為臣皆忠則忠臣孝子之名不聞蓋嘗讀渾渾之書

而得九官十二牧之為人讀灝灝之書而得伊尹伊陟傅說之為人讀噩噩之書而得周召閎夭之徒之為人彼皆大儒也當時不稱其為儒者皆能致循良之吏也當時不目之曰循吏彼皆為忠為孝也當時不指之為忠臣孝子下至於鄉黨庠序之間不聞其有獨行山林草澤之間不聞其有逸民自晉國之人以儒稱則儒道衰於周矣自鄭子產楚孫叔敖以循吏聞則吏治衰於列國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獨行著則天下之事始有尚

偏之弊矣自長沮桀溺之徒以逸民而長往則韜光鏟彩於漁樵間者多逸民矣自子胥以忠稱於吳曾參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稀踈寥落如參辰相望矣嗚呼士以一行得名於時彼亦何等時耶是故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美事也東漢之有獨行有逸民非東漢之美事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唐之美事也實泯於有餘名生於不足而已

正雅之詩其序不言美極戚之卦其爻不言吉是二者

文雖不同而意出於一何也天下之事名生於不足德泯於有餘方其美惡之相形善否之相傾故天下之人得以窺其跡而議其事大人君子處於純全至正之地其不言之妙不言之神足以感動萬世皡乎其不可知者天下之人雖欲指而名之頌而美之豈可得哉詩之所述一介莫不稱美而成王之雅序獨不言美焉非不美也易之諸卦一事之得莫不言吉而乾之六爻辭獨不言吉焉非不吉也道盛德備不可得而形容也有有則

有之名不立無有則有之名始著蘇文忠公稱慶歷之
盛曰天人和同上下歡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烈
難名而福祿無窮當是時也尚復有名之可指乎

愛民當思所以防民

省刑　新書　救文

刑所以殘民亦所以厚民刑所以虐民亦所以安民今
之天下惟嚴於用刑而後可以言省刑惟公於明刑而
後可以言恤刑漢文帝寛仁之君也而後世之論則曰

以嚴致平漢宣帝持刑之君也而當時之詔則曰務行寛大故文帝之於黎民醇厚正自其以嚴致之而宣帝之吏稱民安亦自其持刑得之吾嘗怪夫世之迂儒曲士不明聖人之言意姑取無用之空言以自高大曰聖人無事於刑也聖人之果無事於刑也而天下可以免刑哉故吾之所謂無刑者非世之所謂無刑也必有使之而至於無刑也恭惟主上仁民愛物與堯舜刑期無刑之意異世同符邇者曲軫宸慮哀矜庶戮之不辜親

屈帝尊臨軒慮囚而又遣部使者分行諸路一清囹圄

患至渥也尚慮州縣之吏不能體悉聖意必欲如臯陶

之不負所委以推廣好生之德故愚不敢採摭陳腐而

苟有贊美竊謂今之天下惟慮夫用刑之不嚴明刑之不

公是以為善者良者之不幸而姦者詐者之幸用於人

情之私非用於人情之公是以為天下之病也

周公之詩曰既取我子毋毀我室說者曰詩人之仁也

鄭伯之詩曰無踰我牆無折我桑說者曰詩人之愛也

是則然矣知仁民而未知仁之方知愛物而未知愛之意與其憂我子之取孰若常固其室而不可毁與其憂我桑之折孰若常高其牆而不可踰

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所以折天下之未犯葢已犯之必懲未犯所以必折也今夫民之情固喜温而惡寒欲涼而惡熱然冬不寒夏不熱則民病而死矣是故愛極者恩之所從銷寛甚者猛之所自起求用刑之疏者必至於用刑之數求天下之喜者必反以得天

下之怨理固然也故漢髙帝如此其寛仁也入關之初結天下之心如此其亟也欲除秦法之苛如此其鋭也而其與民約法亦曰殺人者死帝不以為疑民亦不以為請何則上下皆便其當然也殺人而法不死孰不相殺以至於大亂故雖髙帝欲取天下之速而不敢宥殺人之罪以䧟天下之心雖秦人之苦於苛而不以髙帝之不宥殺為帝之虐然則古之立法之意可知也巳大抵始於必用而終於無所用也令之法則不然始乎不

用而終於不勝用夫法不求民之入而拒民之入也古之法民不入也不招以入而民之入也不縱以出夫惟不出是以不入故始乎必用而終於無所用矣

為矢者有殺人之心而天下不可廢矢也然人人而知擇焉則矢可無乎曰吾心存焉雖為矢無害也夫子未嘗廢釣弋也而所以仁禽獸者至矣是故惟君子不以所居遷所存皋陶之刑皆春風湯武之師皆時雨遇所居而遷焉斯下矣

法不慮其終者必壞

和糴　青苗　楮劵

西漢而下創法垂制得三代之餘意者莫唐若也夫取民之法每患其輕重不均唐則一之以租調養兵之法每患其坐食無用唐則處之以府衛建官之法每患其名實雜糅唐則納之以六典使民不至於困兵不至於冗官不至於濫太宗之法庶幾先王者非以此歟建官之法傳之至於景龍則有墨勅斜封之濫而古制遂以

壞養兵之法傳之至於開元則有長驅彍騎之制而府
衛遂以變取民之法傳之至於建中則有兩税之目而
租調遂以廢夫中庸之君固不足深責而張説楊炎亦
非暗於事機者豈可輕改太宗之法歟葢嘗攷之丁以
百畆為率租以二石為額調以絁布為制役以二旬為
限此租調之法也然無以葬者許鬻永業自狹鄉頻寛
鄉者併鬻口分既許其鬻則兼并寧不啟耶已鬻者不
復授則課何從均耶在府則力田番上則宿衛無事皆

農夫有事皆精卒此府衛之法也然河東河北關右隴左府之環京畿者五百餘淮南江南劒南嶺南府之在諸道者纔二十餘雖曰重内輕外何多寡之不等耶外既輕矣卒有調發豈能朝夕至耶分職率屬則曰省曰臺曰寺曰監序勞秩能則有品有爵有階有勲此建官之法也然承隋之後官不勝衆也乃驟而為七百三十事可以省也乃復增制員外在當時已不能守何以責後世之變耶太宗之法固美矣夫惟不慮其所終不稽

其所弊是以雖行之一時而卒不能以行之久遠也
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斗米十錢餘草束八錢民樂
與官為市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之患仁
宗治平中詔陜西刺民號義勇又降勑牓與民約永不
充軍戍邊然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粮戍邊以為常神宗
熙寧中行青苗之法雖不許抑配其間情願人戶乃貧
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於
鄰保溫公亦謂民知所償之利不知還償之害是也

人主好要則百事詳

治兵　理財　治獄　擇吏

古人有言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嘗探是說以考古今之治亂葢無有不原於此者三代人主虛心恭已以論相於上自庶言庶獄庶事不敢兼知以亂其純一而汩其聰明是以廟堂之間必得賢相而相總領衆職進退百官亦無有不得其人某人治某事某人居某職予之者不敢輕而得之者不敢慢恪守官常惟

職是舉夫然後道德政事並行而不偏廢自三代以還道揆不明而法守滋亂而不可收拾吾觀漢文帝之賢若足以超三代之治斷獄錢穀之數問之周勃又問之陳平文帝固非好要之主也武帝之英雄大畧若足以超三代之治然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此言之發何為者耶武帝抑非好要之主也夫大體之不知當務之不急所謂造原立本關輿衰治亂之大者一不暇講天下之事百官有司之守方叢然萃於吾身而欲兼之漢

治之不古無足怪也葢嘗論之人主以一心之智慮兩耳目之聰明如其煩於獨斷而役於瑣瑣之常務則事理之所在必不能精講而深究之不能精講而深究則士大夫之受命承教者必至於依違而茍且大抵天下之理造命容有不實則將命者得以乖違起事容有不中則趨事者得以鹵莽好詳之弊其極必至於此也方今天下之務莫重於兵吏其次莫重於刑獄錢穀然使廟堂之上操約御詳惟二三大臣是究是圖是信是使

彼大臣既得其人則百官有司之間亦莫不各當其職夫然後付之以兵吏之事刑獄之事錢穀之事為祝者不使之治庖為工者不至於易技至於斯時誰敢不究心奉職以濟吾所欲為耶

昔唐憲宗鋭意於為治杜黄裳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已任賢操執綱領務得其大者至於簿書獄訟非人主所任又謂王者任人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盡力周世宗違衆破北漢自是政無大小

皆親決高錫上書以為不若擇立心公正者為宰相受民聽訟者為守令豈財足用者使掌錢穀原情立法者使掌獄訟人主但視其功過而賞罰之何憂不治二說然矣差之毫釐異乎吾所聞也夫人主之任人將人人而任之耶抑任一相而使一相之任百官耶如其人人而任之百官有司皆出一人之所量授則與夫好詳之弊亦無以大相過也

人主以多事自弊而百官有司皆以虛文為欺蓋本末

上下始為之顛倒錯亂

不為而後可以有為

昔者禹臯陶皆有絶德也舉天下之任付諸此身可以優為而無忌也然終禹之身以功聞終臯陶之身以謨聞禹告臯陶曰乃言底可績益責臯陶以功而臯陶乃曰予未有知臯陶告禹曰汝亦昌言益遜禹以謨而禹則曰予何言禹終無侵謨之心臯陶終無攘功之意夫禹豈拙於發明而臯陶豈懦於有行者益天下之事不

可以兼而為而人之智慮不可以分而用以不可兼之事而加之不可分之智慮必欲盡取而為之其不廢且敗者幾希是故必有所不為於彼而後可以有為於此必有所不為於小而後可以有為於大雖禹臯陶之絶德不敢兼也而況非禹臯陶之絶德乎況乎所當為之事抑又難於禹之功臯陶之謨乎三代以還士君子之有為於世者自恥其才之一偏而愧其力之不能兼舉則皆取天下無窮之事一切以其身焉而任之以畢相

之職而乃下為百司庶府之事弊精耗神治功益陋凡所謂造原立本關興衰理亂之大典謨吁俞以天命相飭誥者則闕焉無聞是非為彼廢此役小忘大之病乎漢興以來此病尤甚是以賈誼長太息於文帝之時曰大臣特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怪慮不動於耳目王吉亦言得失於宣帝曰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

非太平之基也嗚呼風俗之不美大臣之所當慮也萬世之長策大臣之所當為也當慮而不慮當為而不為豈漢廷大臣之才識不逮此耶正以盡力於其小則其大者固有所不暇為也役志於其末則其本者固有所不及究也夫人之智慮雖不一稟而其精力要亦有限盡心一邑者至戴星出入僅勝百里之政而振職內史者至積旬稽審而後詔勅不相背戾彼其役役於簿書期會之間安能復有餘力而為當務之急耶

文帝時陳平為相不對錢穀之問宣帝時丙吉為相不問橫道之死傷

八面鋒卷四